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

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，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。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。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，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，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，是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如果“以洋为尊”、“以洋为美”、“唯洋是从”，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，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、东施效颦，热衷于“去思想化”、“去价值化”、“去历史化”、“去中国化”、“去主流化”那一套，绝对是没有前途的！事实上，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、寻找灵感，好莱坞拍摄的《功夫熊猫》、《花木兰》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？

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，有崇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讲辩证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等思想，有自强不息、敬业乐群、扶正扬善、扶危济困、见义勇为、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，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。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。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、寓理于情，讲求言简意赅、凝练节制，讲求形神兼备、意境深远，强调知、情、意、行相统一。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、传承中华文化基因，展现中华审美风范。

传承中华文化，绝不是简单复古，也不是盲目排外，而是古为今用、洋为中用，辩证取舍、推陈出新，摒弃消极因素，继承积极思想，“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”，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（2014年10月15日）

聚焦讲故事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历史的车辙在这里压出过深深浅浅的印，那些美妙的诗、长颂的情、北巡的马鸣……

滦平：敬远古之壮阔　开今日之生面

本报记者　**严　冰　刘少华**

孙悟空手持金箍棒，红孩儿端着红缨枪，一个高抬右腿，一个脚踩风火轮，二人在祥云之上，打得难分难解……站在18米高的瞭望塔上，眼前这一幕让游人们举起了相机和手机。

引人称奇的是，这画是在稻田里种出来的，占地整整60亩，4万平方米。画中，还种出了“稻乡金沟屯”五个大字。瞭望塔共三层，每上一层，便是不同的风景，至高处最佳。

这里是河北省滦平县金沟屯镇金沟屯村，一片河谷地带。当地请来日本著名稻田画大师设计指导，经过选育、设计图案、定点测绘、种植插秧、田间管理等多个环节，在群山环绕的田里种上了五彩稻。从7月到10月，孙悟空大战哪吒便成了一景。

先别急，我们还有许多时间欣赏这稻田画。既然站在了瞭望塔上，不妨仔细端详一下滦平。此地北纬41度东经117度，处于滦河上游、燕山山脉中麓。就在不远处，历史的浓烟四起。

新石器时代的石雕人像。**霍腾达**摄

山戎文化博物馆里还原的山戎人模样。**刘少华**摄

滦平县安纯沟门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全景。**霍腾达**摄

一

左前方那个村子，遍是低矮的红瓦房。蓝天上挂着鳞片一样的云，阳光漫洒。岁月流长，若不是35年前一次意外，这个叫西村的地方本无甚特别。

1983年，西村后台子办砖厂，推土机轰鸣着挖出了一批石雕人像。一同出土的，还有30余座古代的房屋、灰坑、窖穴遗址，历史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至商周时代。在这分层的历史中，最底层是新石器文化层，其中发掘出了陶器、石器、细石器和骨器。既有渔猎用的圆形打制器物，也有农耕用的磨制器物。

“老祖母”雕像似乎见惯了风浪，一脸平和地静立于新建成的山戎文化博物馆中，这是滦平人对她们的亲切称呼。除了一件猴头人像外，其余七件石雕人像均为裸体孕妇像。大一点的30多厘米高，凸乳鼓腹，双臂抱着肚子，双腿屈膝蹲踞。细看之下，还会发现她们头大身子小、双耳突出、鼻梁隆起、眼眶稍凹。整个石像下端是圆锥形。

人们更愿意称其中两尊最完美的雕像为“东方维纳斯”。1994年的《文物》杂志中便提到，国外曾发现多处史前孕妇雕塑，常被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称作“维纳斯”——既是爱与美的女神，也是生育之神。人们一直企盼着在中国发现史前“维纳斯”。此前不是没有发现过，但大都残破过甚，直到滦平西村石破天惊，才首次提供了中国史前“维纳斯”最完整、最典型的研究资料。

她们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崇拜物，诞生于红山文化早期，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向人们诉说着，在那个远去的时代里，滦平先民们便已定居于此，渔猎、耕田、繁育子嗣。

远山如黛，6800年过去了。

二

登上这座瞭望塔之前，我们从北京出发，向着东北方向穿越11座隧道才到滦平。若是古代，此路何其艰难。在群山环绕间，这里有难得的平地，河水奔腾，气象万千。两三千年前，英武的山戎人大概也这么认为。他们聚集于此，四面出击，八面受敌，写下一段传奇。

滦平曾经的居民里，最数山戎人不安分。作为游牧民族，始终“逐水草迁徙”，直到长途跋涉至此。按古代区分方式“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”，戎应是住在西边的少数民族，谁料山戎人既受商王朝征伐，也受其他西北强族压迫，被迫东迁，最终落脚冀北。于是，这群山环绕的地方，成为山地之戎。

山戎博物馆里，还原了山戎人当年的模样。馆长张艳萍颇为骄傲地描述着这个英气逼人的族群。人人戴耳环、项链，长发披肩，上衣前襟向左，身被弓箭，手持尖刀，腰系青铜饰件，驰骋于这片土地数百年之久。山戎人的耳环像弹簧，项链造型各异。

正是在此期间，他们叱咤风云，威晋，病燕，攻郑，伐齐，威名赫赫。历史与现实时空交错，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记载，公元前695年，受山戎逼迫，燕国忍痛放弃国都，迁徙到雄县、容城一带。说起来，地理位置正是今日的雄安新区。燕赵大地上，马鸣风萧萧，曾见证山戎男儿来去纵横。

山戎人骁勇善战，却非匹夫之勇。滦平的山戎墓葬中，出土的除了大量青铜短剑、戈等兵器及战车外，还有精美的青铜铸造、玉石饰品。如果这些在青铜时代还算常见，那么山戎人发明了“荡秋千”，放眼历史，便绝不普通了。唐人在《艺文类聚》中明确记载，“北方山戎，寒食日用秋千为戏”。此话其实有些偏颇，山戎人不光以秋千为戏，还用来做军事训练工具，是充满力量与敏捷的游戏。

毕竟存在上千年之久，山戎人定居于此，也种了不少作物。其特产，是戎菽和冬葱，也就是今日的豆与大葱。这成为山戎人作出的独特贡献。今时今日，大豆、大葱早已不局限于这一带，而是种遍全国。

这一切也拜战争所赐。《管子》记载，“齐桓公北伐山戎，出冬葱与戎菽，布之天下。”当然，一同被布之天下的，还有秋千。色彩神秘的山戎人似乎完成了使命，便悄然离去。只是其独具特色的文明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和长久的回忆。

如今，山戎人铸造过的一座三足铜敦，被放大到了十几米高，立在滦平县城东侧，成为一座城市的象征。

三

不能忘记，滦河就在右手边，川流不息。这条滦平母亲河能滋养的不只是良田，还有美好的诗文。从北京出发，可出古北口，穿燕山山谷，顺着滦河沿行走，若是恰好身处1000年前，这条路上的游客可谓星光熠熠。

历史教科书上的“澶渊之盟”，为这条古道带来了无数使者。盟约规定，宋辽之间建立通使制度。彼时路途遥远，一路上便设了许多驿馆。自辽上京（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）至南京（今北京），古道穿越滦平，使臣必经此地。历史记载，这份使臣名单包括王安石、包拯、欧阳修、苏辙、苏颂、沈括、彭汝砺……故事皆因人而起，正是这些大人物，让“使辽诗”永载中国文学史，其中许多篇目正是在滦平写就。

欧阳修描述过这一带风光，“古北岭口踏新雪，马盂山西看落霞”。苏颂曾表达过穿越驿路还朝时的喜悦，“昨日才离摸斗东，今朝又过摘星峰”。辽人也不甘落后，辽道宗耶律洪基第一任皇后萧观音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写下雄壮的诗句，“威风万里压南邦，东去能翻鸭绿江。灵怪大千俱破胆，那叫猛虎不投降。”

至于与辽人交往出的感情，还是彭汝砺在望云岭上写得淋漓尽致，“天色与人相似好，人情似酒一般深”；但他也曾站在这座大山上感慨，“人臣思国似思亲，忠孝从来不可分”——终究还是大宋臣子。

时至今日，望云岭上依然有古驿道留下的车辙印。滦平县文联主席邓秀军研究多年，发现这个山势巍峨的地方，留下了历史珍贵的痕迹。就连车辙本身，似乎也印证着“车同轨”的度量衡制度。而思乡岭、望云岭、得胜岭等称呼，写在宋朝使臣的诗词中，便也写进了民族记忆里。

即便这记忆在当年是痛苦的，如今回望，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百年和平。滦平有幸，得以见证。

四

这条路，到了清代便不复悲壮，变成庄严的皇家御道。在平定三藩战乱之后，康熙帝痛心于八旗子弟锐气不再，亲自北上设立木兰围场，作为固定行围习武的场所。

清朝皇帝“南巡”家喻户晓，此称“北巡”。伴随时间变化，路线不断调整，最终形成五条御道，遍布滦平各处。相应的，清代皇帝也在滦平留下八处行宫。

新建成的“行宫文化展览馆”还原了这一段历史。行宫因皇帝频繁出巡而兴盛，自顺治初年到嘉庆25年，“北巡”往返滦平竟达230次之多；此后，行宫亦因出巡减少而衰落；但有一点，行宫所在地，大多山清水秀、风光秀丽。这对滦平，无疑是高度评价。康熙帝在常山峪写下“近听禽鸣树，遥看鹿食苹”，乾隆帝在两间房行宫写下“开户对山如话旧，隔林见鹿不能详”，异曲同工，都对景色颇有眷恋。

如今，滦平人从历史中捡拾珠贝，重新打造起行宫文化。旧址上盖起了新房，建筑融入了生态，皇家园林景色变得人人可及。

“我们有这样一种理念，将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，提供一种未来的生活模式。”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滦平县委书记蔡福浩如是说。

山脚下，古道边，建起了“燕山植物园”，循环水从山顶流下，成为铿然作响的小瀑布。园里种上了红豆杉、珙桐、菩提，又分出了紫藤园、玫瑰园、牡丹园、梅花园、海棠园，漫步其中便置身自然。

地理要塞上的滦平，始终是北京以北自驾游的不二之选。

五

瞭望塔下这片稻田，属于金沟屯镇金沟屯村。这是承德市第一大村，1800多户人家，6000多口人。在滦平，每50个人有1个来自金沟屯村。在中国，大部分人说普通话，都带点金沟屯口音。

普通话正是这里的方言。

75岁的郝润德还记得小学二年级的一天，那是1953年。正上着课，两个夹着皮包的人坐到了教室后面。下课后，他便被单独叫过去，这两人问了他一些问题，还让他念了一首诗。时隔多年，郝润德一字一句背诵了那首诗——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
郝润德彼时尚不知道，那两人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的语言专家，在为制定中国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。他们在滦平的金沟屯镇、巴克什营镇、火斗山乡三地进行了语音采集。

李泽庭那时上小学五年级，放学后走到家门口，被专家拦住，问了一些问题。如今他已85岁高龄，早忘了问题是什么，说起话来却依然口齿清晰，发音标准。闻讯赶回村里的姚凤元，是村里的文化人，他有意识地记录、见证了这段历史。

像这样的采音对象，国家语委的专家在村里找了7位，如今经过漫长岁月，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的价值，尊称其为“语音七老”。当了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农民，他们正因儿时一次不经意的语音采样，变得小有名气。郝润德说，这两年接待了许多对普通话感兴趣的人，尤其是外国人。

滦平话字正腔圆，无儿化、省字、尾音等习惯，使其成为普通话语音采集地之一。至于滦平话为何如此标准，答案也在历史中。

明初，统治者迁都北京后，决计把临近长城一二百里的地方变成无人区，要求举家迁徙、“片甲不留”。在这一思路下，滦平首当其冲，一度荒无人烟，出现了200多年的历史断层。直到大清国入京，王公贵胄和有功八旗官兵，奉旨“口外建庄”，来到古北口外建立“皇庄”“王庄”和“旗庄”，才重新为此地带来人气。为了便于朝廷与地方间交流联络，清政府便在滦平大力推广“北京官话”，从那时起，滦平人的口音便成为“北京官话”，几乎不受北京土语或是东北话的影响，形成了独特的“方言”。

滦平县政协副主席王国平研究滦平文化长达20年，他将这段历史形容为，一盘被“消磁”的“空白带”，经历了重新书写。

如今，这盘磁带，正在教全国人民，甚至全世界的中文爱好者，讲好普通话。

六

稻田蜿蜒到眼前这座山，便戛然而止。

此山壁立万仞，滦河绕其流过，说起来颇有些来头。山上曾有座福寿寺，寺内立有石碑一块，清朝名臣刘统勋（刘墉之父）亲自撰写碑文，上书：“金沟屯去古北口约百里许，层峦耸秀，带水萦波，远离尘嚣，疑非人境……”

此刻我们便身处这“疑非人境”的美景之中，看着脚下生动的稻田画，和载歌载舞的农民。时值9月23日，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，承德市将首届活动选在了这片稻田举办。以大地为纸，以稻秧为笔，农民们亲手画出了这美妙的图景。

作为国家级贫困县，作好这样的画，需要多方努力。金沟屯村再次走在前列。村里流转了5000亩地给当地企业三源集团，筹建了“中国HUA·大地艺术农创园”项目，其中的“HUA”既取稻田画之意，也取普通话之意，将水稻种出了文化。农民们则挣上了“三金”——土地的租金，在项目打工的薪金，贫困户将扶贫资金入股后的股金。目前，已经有1300人受益。

未来，这里还要继续扩建，建上小木屋，修上自行车道，客人来了就地取美食，夜里宿于云盘山下。头顶是灿烂星空，身畔是万亩稻田。在这可康养、可观光、可享美食的地方，也许游人们还会忆起，历史的车辙在这里压出过深深浅浅的印，那些美妙的诗、长颂的情、北巡的马鸣，至今余音不绝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稻穗已然饱满，低下了头。稻田画只能保留到10月中旬，丰收的喜悦却会持续很久，年复一年。明年，这里计划种出更大规模的稻田画。

蔡福浩特意叮嘱，在城东新建的铜敦塑像里，放上一些粮食，就像山戎人曾经做过的那样。滦平人以独特的方式致敬这片土地，千百年来不曾变过初心。